



## 大会

第七十六届会议

## 第三十五

次全体会议  
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正式纪录

主席：沙希德先生 ..... (马尔代夫)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冯诺乔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持会议。

不同时，不在此限；解释投票理由以10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其席位上发言。

下午3时开会。

## 议程项目117

## 任命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他任命

## (a) 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76/516)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各代表团对委员会的建议所持的立场已在委员会中表明，并反映在相关正式记录中。因此，如果没有人根据议事规则第66条提出建议，我就认为大会决定不讨论今天摆在大会面前的委员会各项报告。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因此，发言将仅限于解释投票理由。我谨提醒各位成员，根据第34/401号决定，一个代表团对其投票理由应尽可能只解释一次，即要么在委员会，要么在全体会议，但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所投的票与其在委员会所投的票有所

如委员会报告提出了多项建议，在就其中任何一项或所有建议进行表决之前，应一次性发言解释投票理由，然后逐一就所有建议采取行动。此后，在就其中任何一项或全部建议进行表决后，还会有一次发言解释投票理由的机会。

在我们开始就委员会各项报告所载建议采取行动之前，我谨通知各位代表，除非秘书处事先另获通知，否则我们将以与委员会同样的方式作出决定。因此，我希望，我们可以不经表决通过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那些建议。

我首先请各位成员注意作为文件A/76/516分发的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17分项(a) (题为“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报告。

在报告第4段中，委员会建议大会任命或再次任命下列人士为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伊夫·埃里克·阿胡苏贝梅 (贝宁)、阿姆贾德·加伊德·库迈姆 (也门)、马基埃斯·金凯拉·奥古斯托 (安哥拉)、沙伦·布伦南-海洛克 (巴哈马) 和雅各布·赫梅莱夫斯基 (波兰)。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或再次任命伊夫·埃里克·阿胡苏贝梅、阿姆贾德·加伊德·库迈姆、马基埃斯·金凯拉·奥古斯托、沙伦·布伦南-海洛克和雅各布·赫梅莱夫斯基为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117分项（a）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 **（b）任命会费委员会成员**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6/517）**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各位成员注意作为文件A/76/517分发的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17分项（b）（题为“任命会费委员会成员”）的报告。

在报告第4段中，委员会建议大会任命或再次任命以下人士为会费委员会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赛义德·亚乌尔·阿里（巴基斯坦）、弗洛戈·考内·博加苏（博茨瓦纳）、亚斯明卡·迪尼奇（克罗地亚）、伊戈尔·胡梅尼（乌克兰）、北野充（日本）和托马斯·安东尼·雷帕希（美利坚合众国）。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或再次任命赛义德·亚乌尔·阿里、弗洛戈·考内·博加苏、亚斯明卡·迪尼奇、伊戈尔·胡梅尼、北野充、托马斯·安东尼·雷帕希为会费委员会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117分项（b）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 **（c）认可对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的任命**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3/678）**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各位成员注意作为文件A/76/518印发的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17分项（c）（题为“认可投资委员会成员的任命”）的报告。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4段（a）中建议大会认可秘书长再次任命本田桂子（日本）为投资委员会正式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认可秘书长再次任命本田桂子为投资委员会正式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在同一报告第4段（b）中，委员会还建议大会认可秘书长再次任命马里的麦基·塔尔为投资委员会临时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任期一年。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认可秘书长再次任命麦基·塔尔为投资委员会临时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任期一年？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117分项（c）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 **（d）任命一名审计委员会成员**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6/519）**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接下来审议作为文件A/76/519印发的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17分项（d）（题为“任命一名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报告。委员会在其报告第4段中建议大会任命法国审计法院第一院长为审计委员会成员，自2022年7月1日起任期六年。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法国审计法院第一院长为审计委员会成员,自2022年7月1日起任期六年?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117分项(d)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 (e) 任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76/520)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成员们注意作为文件A/76/520印发的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17分项(e) (题为“任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的报告。委员会在其报告第7(a)段中建议大会任命或再次任命下列人士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任期四年: 克劳迪娅·安热利卡·布埃诺·雷纳加(墨西哥)、斯皮里宗·弗洛盖蒂斯(希腊)、嘉治美佐子(日本)、杰弗里·芒茨(美利坚合众国)和肖娜·奥尔尼(加拿大)。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任命或再次任命克劳迪娅·安热利卡·布埃诺·雷纳加、斯皮里宗·弗洛盖蒂斯、嘉治美佐子、杰弗里·芒茨和肖娜·奥尔尼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自2022年1月1日起任期四年?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 在同份报告第7(b)段中,委员会还建议大会指定博古斯拉夫·维尼德(波兰)为副主席,任期四年,但以其作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将得到相应延长为前提。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指定博古斯拉夫·维尼德为副主席,任期四年,但以其作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将得到相应延长为前提?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117分项(e)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 大会就此结束对今天摆在它面前的第五委员会各项报告的审议。

#### 议程项目123(续)

#####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

**塔赫特-拉万希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英语发言): 诚实地审查一下安全理事会的做法就会发现,安理会越来越多的缺陷造成了合法性和公信力危机,并严重损害了人们对安理会的信任和信心,从而使安理会改革变得必不可少。

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应对它目前面临的所有挑战,克服它目前存在的所有缺陷,把它变为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有效、透明、接受问责尤其是基于规则的机构。虽然我们支持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作为消除其区域代表性方面现有不平等现象的手段,但我们不认为此举本身是目的。目前正在进行的努力主要集中于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将这等同于改革安理会和提高安理会效率。但是,如果这意味着忽视或低估其他问题,那就无法继续下去。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不论多么重要,都仍应只是众多改革目标之一。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和接受问责情况,并确保安理会作出的所有决定都完全符合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其重要性肯定不亚于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安理会改革应被视为一个全面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必须平等对待审议中的所有五个核心问题,透彻讨论这些问题,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加在一起大于它们各部分的总和。因此,必须避免选择性办法。

伊朗认为确保扩大后的安理会具有公平代表性至关重要,并坚信只有保障地域代表性才能做到这一点。西方目前在安理会拥有强大的存在和影

响力。安理会西方成员中有三个拥有否决权，而其他主要区域在安理会成员数目和特权——包括否决权——方面代表权不足。这意味着各区域之间存在不平等。在某一特定区域内部，也有许多国家从未有机会成为安理会成员，而在同一区域中，有些国家担任安理会成员时间少则10年，多则达到22年。这意味着各区域内部存在不平等。

因此，必须既处理各区域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也处理各区域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因为这些都是必要和互补的。这对于103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过去76年里，这些国家中有63个从未担任过安理会成员，有40个仅担任过一次安理会成员。这对于确保扩大后的安理会组成的地缘政治和地域平衡也至关重要。在确保公平区域代表性方面，我们全力支持消除发展中世界、特别是非洲所遭受的历史不公。我们还全力支持确保某一个特定区域内部每个国家都有平等机会。可通过下述等办法做到这一点：限制那些较频繁地担任安理会成员的国家的机会，转而优先照顾那些从未担任过安理会成员或担任安理会成员次数较少的国家。为此，甚至可以把人口、经济实力和区域地位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

只为某些区域或少数国家利益服务的改革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刻意避免任何这样的提议，即会加剧当前不平衡、减少各国成为安理会成员的机会、或违背国家主权平等与平等权利或透明度与责任制等内在原则的提议。

我们也认为，极为重要的是，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以确保其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永远不应越权作出决定，也不应过于频繁、仓促或过度地行使其第七章的职能。强制措施只应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将制裁作为粗暴和盲目的工具，引发了基本的道德问题，让人质疑给弱势群体造成痛苦是否是向目标国家施加压力的合法方式。安全理事会过去的某些制裁只是对整个国家的集体惩罚，其实没有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因此，制裁应当以明智、有针对性的方式实施，尽量少用，其范围和持续时

间有限；只有在不涉及使用武力的所有措施都已用尽，而且事实已确实证明不足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时，才实施制裁。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改革后的安理会不得审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不构成威胁的局势以及与各国内政有关的问题。将安理会转变成一个真正基于规则的负责任机构应当仍然是一项当务之急。

《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强调，安全理事会在履行职责时，应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行事。这意味着其权力不是无限的。安理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任意行事或不充分尊重国际法。同样，根据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会员国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这意味着安理会有法律、政治和道德责任采取适当和负责任的行动，其成员必须根据本组织全体会员国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或其所属地缘政治或地域集团的利益作出决定。安理会永远不应被当作寻求国家政治利益和议程的工具。

安理会对其行事时所代表的会员国负责，因而必须为它们担负责任。这就是《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要求安理会向所有会员国都派代表参加的大会提交年度报告或特别报告的理由。《宪章》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表明，安理会应当依法行事，不得越权作出决定，而要负责任地及时采取行动，并对会员国负责。安理会不应审议不属于其职权范围或《宪章》赋予联合国其他机构的问题，特别是它必须停止侵犯大会的职能和权力。

在程序上，我们支持继续在政府间谈判中进行审议，谈判必须保持开放、透明、包容，并为成员所驱动。仓促作出决定或人为设定工作期限将适得其反，而任何阶段的任何决定——无论是程序性决定，还是实质性决定——都只应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我们也不支持现阶段基于文本的谈判。此外，改变程序规则或形式或其非正式性质似乎不具建设性，因此应加以避免。我们随时准备为政府间谈判的工作作出积极和建设性的贡献。



**Carnahan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仍然认为，政府间谈判依然是讨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任何变化的最适当论坛。只要可以达成广泛共识，我们继续对该框架内的任何谈判形式持开放态度。政府间谈判达成广泛共识是改革最终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正如我们先前指出的那样，原则上，美国仍然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增加持开放态度。我们认为，必须以不削弱安全理事会效力或效率、也不改变或扩大否决权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建议认真考虑安理会任何潜在成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能力和意愿。应当考虑到一个会员国承担安理会席位所带来重大责任的能力。

安全理事会是应对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一些最紧迫威胁的重要工具，但有时并没有发挥作用。妥善扩大安理会有助于使之现代化，更好地反映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现实，并提高其效力。

**乔伊尼女士**（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谨感谢你召开本次辩论会，致力于实现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及其他相关事项的目标。我们感谢波兰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以及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女士在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作为政府间谈判协调员所做的辛勤工作和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我们欢迎再次任命阿勒萨尼女士并任命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为共同主席。

南非赞同塞拉利昂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以L.69集团的名义分别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对南非来说，这些发言概述我们旨在实现的目标及实现的方式，表达在数十年停滞不前之后向前迈进的紧迫性。

我们想提出三大要点。首先，我们坚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安理会的公平代表性，我们就必须紧迫解决非洲缺乏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缺乏代表性的这

一情况，除了是历史不公之外，还对安理会恰当处理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南非完全支持《非洲共同立场》，其目标是看到非洲在联合国所有决策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享有充分的代表性。共同主席的要点文件被视为政府间谈判论坛的讨论提供良好的基础，在要点文件的基础上，毫无疑问，《非洲共同立场》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因此，我们要谈的第二点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向前迈进，继续加强已有进展。我们的领导人，即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派非洲联盟十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以及联合国的非洲代表积极促进、讨论和捍卫非洲在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和愿望。他们期望我们尽一切努力实现非洲人民的愿望和正当要求，即优先消除和纠正将他们排除在联合国主要机构之外的不公正现象。这要求我们启动基于案文的谈判，这是实现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中所作承诺的唯一途径。我们认为，为了实现广受支持的非洲共同立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开始基于案文的谈判。我们认为，非洲国家元首希望我们在大会规定的进程中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为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秘书长在他的“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中肯定了这一承诺，并指出：

“经过数十年辩论，大多数会员国现在承认，通过扩大安全理事会（包括改善非洲的代表性）、为在会上听到更多声音做出更系统性安排等方式，可使安理会更好地反映21世纪的情况。”（A/75/982，第127段）

因此，我们要谈的第三点是，拖延安全理事会改革无助于我们完善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全球办法。拖延也无助于处理安理会缺乏代表性的问题，无助于确保安理会履行《宪章》规定的代表广大联合国会员国合法行事的义务。

我们希望,在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我们能够认真对待政府间谈判的任务,诚恳、诚信地开始全面谈判。为了取得进展,我们必须采取最基本的初步措施,例如建立一定的谈判基础。南非将在主席的干练领导下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并将全力支持他和政府间谈判进程的共同主席。推迟安全理事会改革是对我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意图的背叛。停滞不前只能意味着未能改革安全理事会,导致其无法更好地履行职权,维护广大联合国会员国和每天受暴力武装冲突和新兴稳定威胁影响的人的利益。

**赵显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主席召开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这一重要问题的年度辩论。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任命卡塔尔和丹麦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女士和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为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我相信,他们将以中立、平衡、最重要的是公正的方式,娴熟管理这一由成员驱动的进程。

大韩民国赞同意大利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作发言(见A/PV.33),我现在要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以下几点看法。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共同艰辛地努力推进安全理事会改革。我国代表团认为,正如秘书长在其“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A/75/982)中指出,我们应该在迄今已有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为我们的努力注入新活力,从而在二十一世纪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的当前组成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存在的独特状况。从本质上说,少数国家获得了否决安理会决定的特殊永久特权。尽管在联合国成立之时可能有理由这样做,但如今,众所周知,面对世界各地的大量冲突,这是安理会低效和瘫痪的根源。

因此,安全理事会的真正改革必须有助于缓解这些问题,并反映联合国在过去75年中的进展。总的来说,历史朝着民主理想前进,削减少数人的特权、限制所有权力范围,这是二十一世纪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方向。从现实角度来说,仅仅通过增加

原本就存在问题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来改革安理会的想法只会加大现有缺陷。因此,如果难以消除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概念,我们至少不能增加任何新的常任理事国。改革安理会的最佳方式是增加定期通过大会选举、由全体成员轮流任职的成员比例。通过增加安理会当选成员的数量,我们可以加强大量不同群体的代表性,包括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等。我们认为,这是面向所有国家的真正改革,将使安理会更加民主、高效。我们期待就前进的道路与所有会员国密切协商。

我国代表团要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支持政府间谈判作为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论坛的核心作用。我们最近目睹了一些会员国对政府间谈判进程的不公正批评。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政府间谈判讨论的当前形式是我们十多年来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正式进程中的失败经历的直接结果。

政府间谈判进程使我们能够在非正式场合进行坦率和深入的讨论,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政府间谈判中,我们稳步缩小了分歧,朝着寻找共同点的方向迈进。这将使我们最终能够实现得到尽可能广泛政治接受的改革。基于共识的改革至关重要,因为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工作是国际秩序核心原则的基础。事实上,像通过展期决定时所发生的那样采取仓促的、制造分裂的举措,无助于实现改革的崇高目标。我们期待看到其他集团在明年的政府间谈判中表现出谨慎和灵活的立场。

我们请共同主席向会员国提供下一轮政府间谈判的明确时间表和议程纲要。由于关于振兴大会的讨论取得的成就,各主要委员会现在必须决定下届会议的明确时间表。决定下届政府间谈判的明确时间表将有助于我们提高讨论的效率和成效。真正的安全理事会改革不应该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而

应该基于对全球治理方式的明确愿景。这方面，我们期待明年在政府间谈判中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大韩民国与“团结谋共识”集团一道重申，我们坚定致力于同主席以及所有其他集团和会员国合作，以实现我们使安全理事会更加民主、透明和高效的共同目标。

**本齐亚内女士（摩洛哥）（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召开本次年度辩论会，讨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事项。我谨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再次被任命为政府间谈判进程共同主席，祝贺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被任命为她的共同主席，并向他们保证，摩洛哥将全力支持他们完成任务。我也要借此机会赞扬波兰前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在这一进程的前几届会议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

我国代表团赞同塞拉利昂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名义和科威特代表以阿拉伯国家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并谨以本国名义强调以下内容。

根据第62/557号决定确定的框架，安理会改革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渐进的，必须考虑到五大类专题，不加排斥或区分。改革进程也必须考虑到有待谈判的五大类专题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为指导。我们重申，我国的立场是主张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并使其现代化。改革安全理事会，使其更具代表性，同时保证其效力、效率和问责制，是这方面的一项基本内容。

《联合国宪章》指定安全理事会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它的任务是明确、毫不含糊的。摩洛哥认为，如果我们要以反映联合国组成变化的现代方式扩大安理会，我们的工作就必须继续在目前的政府间谈判框架内进行。应该提高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提高方式不应损害其效力、效率或问责制。摩洛哥认为，扩大安理会至关重要，但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处理的棘手问题。我们

在说到安全理事会扩大后的规模时，不能不讨论成员的类别。此外，安理会扩大后的规模将影响公平区域代表性的问题。

非洲是唯一一个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类别中没有席位且在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中席位不足的大陆，鉴于目前的国际背景，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历史上的不公正做法要求和促使我们所有人予以纠正，确保非洲在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权，至少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非洲对于在安理会内实现公平地域代表性的要求是公正、合理和不可或缺的。非洲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具有重大意义。事实上，包括摩洛哥在内的16个最大部队派遣国中有10个是非洲国家。它们直接从实质和人道方面参与世界各地的维持和平努力。在这方面，我谨重申，摩洛哥赞同《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中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非洲共同立场。如前所述，我国支持非洲在两类席位中得到公平和平等的代表权，为本大陆伸张正义。然后将由非洲决定其在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中的代表。

同非洲集团一样，阿拉伯国家集团自己也应该在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中有更多的代表权。阿拉伯国家尽管深涉安全理事会处理的问题，但没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令人遗憾。在这方面，如果阿拉伯国家获得一个拥有全部特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在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中享有充分的代表权，那么阿拉伯集团的正当诉求将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还认为，由于否决权问题的涉及面及其对改革和本组织公信力的影响，应该对其进行更广泛的辩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为公正起见，只要否决权有效，就应该让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都享有否决权。

我们期待你在本届会议的政府间谈判进程中给予指导。我谨重申，我国代表团支持两位共同主席，决心继续建设性和积极地参与本轮政府间谈判，并愿意与所有会员国接触，以期本着建设性和透明的精神实现真正和全面的安全理事会改革。



**弗雷泽夫人** (马耳他)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召开今天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重要辩论会。马耳他赞同意大利常驻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 (见A/76/PV.33)，并愿以本国名义补充以下意见。

在政府间谈判开始之前，联合国会员国需要一个适当的平台来尽可能有效和高效地指导我们的讨论。有鉴于此，我们欢迎宣布推选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女士和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担任共同主席，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我们相信，他们的任命将继续帮助我们的工作，其基础是指导过去各届会议的同样的原则。马耳他作为“团结谋共识”集团成员，随时准备支持他们，并在下一届政府间谈判会议期间开展积极和建设性工作，以求取得重大进展。

只有先深入研究我们最基本的原则，我们才能推进这项改革努力。联合国会员国继续受益于政府间谈判，以期加强我们的讨论，增加我们的共识。只要安全理事会存在，就应伴随着有序和全面的改革进程。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安理会的必要性，目的是使其更有公信力，能够迅速和有效应对长期挑战和新出现的威胁。

马耳他赞同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这将使所有会员国有更好的机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团结谋共识”集团不断并全面主张扩大当选成员，这是得到所有谈判集团和代表团完全一致认识的要素。如果我们在迄今取得的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的讨论将受益匪浅。增加当选成员的数目是真正民主的解决办法，将改变安理会，使其更具代表性、更透明、更高效和更负责任。证据表明，当选成员在安理会工作方法中培育了正直、负责和创新的精神，因为它们对某些局势的第一手经验可以使安理会更好地理解它正在处理的无数的问题。这一点不容忽视。民主化是改革后的安理会的核心。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下一届会议呈现过去几届会议扼杀了我们工作的僵局。本届会议应该拿出一个解决办法，使我们对所有人的改革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多年来，“团结谋共识”集团一直有建设性的团队精神，致力于寻求折衷方案。它将在下届会议上继续这样做，我要向大会保证，马耳他致力于这一前景，即在协商一致原则指导下的建设性和包容性对话。马耳他仍然全心致力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并期待着继续参与这一讨论，并给予全力支持。

**斯克夫女士** (阿根廷) (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欢迎任命卡塔尔和丹麦常驻代表为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我们祝愿他们一切顺利。我们坚信，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将能够在本届会议期间进行实质性讨论。

阿根廷赞同意大利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 (见A/76/PV.33)。与此同时，我们要强调我国的一些想法。

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被授权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尽管如此，然而，安理会仍然没有代表性。联合国由193个国家组成，而安全理事会一次只能有15个席位。影响代表性的第二个因素是，常任理事国在否决权的帮助下继续主导安全理事会。必须强调的是，1945年，五个常任理事国占世界人口的50%以上，而今天，它们仅占总人口的26%。

最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缺乏透明度，大大限制了非理事国的参与。所有这些失败导致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社会一致认为需要改革安全理事会，以提高其代表性、透明度和效力。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各国一致认为，安全理事会需要适应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出现的挑战，但它们在如何做出改变，以使安全理事会适应21世纪的需要方面存在分歧。

对我国来说，安全理事会的真正改革应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全球问题，并反映世界在过去76年中



取得的进步。仅仅通过扩大常任理事国这个类别来改革它只会扩大目前的缺陷。如果完全取消常任理事国类别不现实,我们至少不应增加这一类别的成员数目。一些人认为,安理会应该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以反映当今全球政治的变化。诚然,自1945年以来,各国的相对权力和威望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如果我们运用这种逻辑,那每次国际政治现实发生变化时,安理会的组成都应该改变。不断根据某一时刻的权力动态在安理会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这种做法不可行。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团结谋共识”集团认为,实现真正改革的最佳方式是增加通过大会选举定期选出的成员比例。这种改革将使安理会更民主、更高效和更有活力。

最近的政府间谈判表明,各方日益致力于解决分歧和在共同要素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以期取得进展,达成尽可能一致的谅解。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离这种预想情况还很远。6月份通过程序性决定期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积极迹象。一些代表团试图强加解决办法,以致破坏共识,这种做法令人非常遗憾,并危及今后就安全理事会改革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最适当和最有效的论坛。我们需要继续进行实质性讨论,努力实现更大程度的趋同。试图推动走捷径或导致讨论偏离第62/557号决定提出的问题,只会令众所周知的立场变得根深蒂固,使我们远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

“团结谋共识”集团表现出灵活性和努力达成折中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会员国一致赞同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数的观点。我们如果想振兴政府间谈判,就应该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我们已经找到的共同点上。振兴政府间谈判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实质问题。更改形式不会消除周而复始的争论。真正的改变意味着承认趋于一致之处,围绕这一共同点做出努力,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协议。“团结谋共识”提案是近年来提交的唯一折中性提案,该提案旨在以公平和平衡的方式满足各谈判集团所表达的愿望。本集团在与谈判各方进行包容各方的公开对话

的基础上,继续从积极主动的角度出发参与政府间谈判。我们将本着同样的精神参加下一届政府间谈判。

最后,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准备继续为进行可行和现实的改革而努力,探索能够达成尽可能大的共识,同时尊重各国平等和适当轮换原则的临时替代方案。

**巴索尔斯·戴尔加多女士**(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一如既往,西班牙赞同意大利常驻代表昨天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谨代表本国作几点补充。

首先,我要祝贺政府间谈判两位共同主席、卡塔尔和丹麦常驻代表——阿里亚·阿勒萨尼女士和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获得任命。西班牙提前感谢他们接受这一挑战,因为这是一个挑战。他们可以指望我们在将于2022年开始的整个谈判过程中给予建设性合作。今天,我想着重谈三个问题——第一,谈判的形式;第二,常任理事国和当选理事国;第三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否决权。

第一,关于谈判的形式,我们开始这一进程已有14年。我们进行了14年的对话,在此期间,我们一直试图在所有会员国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安全理事会改革达成协议。然而,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的谈判在混乱中结束,有关方面提出了各种希望改变谈判形式的建议,这表明,我们一些会员国对这一进程感到失望。对一些国家来说,解决办法在于摒弃政府间谈判,根据适用于大会的规则,以另一种形式重头开始。就在昨天,我们听到有人呼吁改变形式,转向基于文本的谈判(见A/76/PV.33)。

但谈判的形式不是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其根源在于对改革应基于的原则缺乏一致意见,简而言之,就是对我们想要的改革缺乏一致意见。如果不能就这些原则达成一致,我们可以无数次改变谈判形式,但仍然永远无法实现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改革。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安理会?而且我们要改革什么?“团结谋共识”集团非常清楚,我

们不想让一个诞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安全理事会永远存在下去。这一背景导致了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存在,并接受了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这不是我们在21世纪想要的安理会,因为我们认识到,它不可能是在今天的情况下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

“团结谋共识”集团一贯坚持倡导改革安全理事会,使其在会员国法律平等的基础上变得更民主、更具代表性、更有效、更可问责和更透明。面对我们今天正在处理的非常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我们不想维持75年前创建的安理会的形式。2020年9月10日提交的秘书长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确认,

“我们的集体和平与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原因是传统的预防、管控和解决方式不适合新出现的风险和危险趋势。”(A/75/982,第88段)

此外,报告补充说,“和平与安全面临的风险正在增加”。我要补充一点,此类风险确实在增加,而且日趋多样化。

如一些会员国昨天指出的那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不再是75年前的那些国家。它们不再是14年前我们开始这项工作时的那些国家,我们冲突的根源也不再是75年前甚至14年前的那些。因此,我们必须商定构成这一改革基础的原则,这种改革不应是表面的,也不应仅限于只是在每个类别中增加几个成员。谈判形式的任何改变都不会改变就此达成一致的必要性,为了就此达成一致,我们大家可能都必须再次思考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就像“团结谋共识”一贯所做的那样。

我要讲的第二点涉及成员类别。这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团结谋共识”的其他成员已就此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说出了西班牙的立场。我们为何要在改革后的21世纪的安理会中增加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甚至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这显然违背“团结谋共识”所倡导的原则,特别是改革

后的安理会应更民主、更具代表性的原则。但是,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虽然举行选举和当选总是赋予当选的安理会成员合法性,但也赋予安理会合法性和代表性。

昨天,几个会员国详细提醒我们,并举了一些非常宝贵的例子,说明安理会当选成员在改进和积极发展安理会工作方法以及在理解新问题并将其纳入安理会工作方面所作的贡献。增加当选成员只会增加安理会的价值。正因如此,我们主张这么做,而且“团结谋共识”集团正在制定各种建议,使当选成员能够更长时间地参与安理会工作,以期灵活地满足每个会员国的愿望和能力。这种扩大尤其侧重于给予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小国更多发言权和更多进入安理会的机会。因此,我们主张增加当选成员的数目。在本大会堂内,各方对此似乎有广泛共识。从根本上说,我们主张这样做,因为这个办法给予在安全理事会被边缘化的国家发声和参与的机会。一个有21个当选成员的安理会的工作肯定会更好地顺应全球现实,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和需求也会有更广泛的了解。

第三个问题涉及否决权。在这个问题上,也已经说了很多。我们坚信,否决权是一个错误,否决权注定会消失。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相关的国际组织或一个代表大多数国家的组织,甚至是区域一级的组织,给予其少数成员个体否决权。安理会频繁受阻的情况表明,否决权和威胁行使否决权是达成有效、持久和协商一致解决办法的障碍。否决权在其他国际组织中没有得到广泛提倡,因为它不会行之有效。将拥有否决权的新常任理事国纳入着眼于二十一世纪进行改革的安全理事会,将延续75年前创建的安理会,这不是正确的做法。西班牙支持法国和墨西哥提出的主张在处理大规模暴行时自愿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这一提议目前已得到106个会员国的支持。虽然这一数目很大,但它不是全部,而且没有占到会员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如果我们都希望限制否决权,那么否决权就能得到限制。最终,否决

权是一个错误,在现有否决权基础上增加更多否决权不会产生成功的结果。

通过改革本组织重振多边主义不能绕开安全理事会。加强多边主义必然涉及通过在政府间谈判的辩论中达成强有力共识来改革安理会。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些谈判中,我们应听取所有声音和意见。我看到,有67个会员国在本次辩论中发了言。西班牙认为,以本国名义作的分享意见和观点的发言很有价值。在这些发言中,我们可能会发现新的想法,或基于已有想法的变通想法,这些想法有可能推动我们前进,甚至有助于我们大家最终达成共识。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响应使命号召,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那么在建设一个适合二十一世纪的安理会时,我们都必须使我们的声音被听到。我们不要忘记,改革只是实现真正目标的一个工具,这个目标就是:一个对全体会员、因而也对本组织自身发挥有益影响的安理会,以及被赋予新的生命力和包容各方的多边主义。

**费尔南德斯·德索托·瓦尔德拉马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哥伦比亚感谢召开大会本次全体会议,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这一对全体会员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我们还要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女士和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被任命为我们将于2022年上半年进行的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

我国代表团赞同意大利常驻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成员国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

哥伦比亚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参加了在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工作,自那时以来一直立足多边主义原则,恪守国际法,在本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以期建立公平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申,政府间谈判是就安全理事会改革进行辩论的唯一合法平台。我们希望,2022年我们将在对2008年第62/557号决定所概述的下列五个关键改革问题的实质性讨论中取得进展,这五个问题是:成员类别;否决权问题;区

域代表性;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的规模及其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与大会之间的关系。

我还要强调,我们认为基于文本的谈判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应继续注重讨论实质性问题,而不是集中于程序方面。出于这一原因,我国代表团无法接受采用新规则或改变有关政府间谈判方式的提议。哥伦比亚认为,协商一致是实现该目标的唯一可行途径,我们必须本着灵活精神,采取集体办法,锲而不舍地达成协商一致,同时顾及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望,即:使安全理事会更具代表性、更民主、更透明和更有效,并有明确的问责机制以执行其任务授权。

我们认为,增加拥有否决权的常任席位数目不仅会给公正和全面的改革制造障碍,而且违背民主原则、公平精神以及所有会员国参与集体建设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利。这只会加深现有的失衡和困难。我要明确指出,哥伦比亚不支持旨在赋予新成员特权和差异化权能的倡议,也看不出扩大这种特权如何能够增加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透明度。我们认为,要实现建设性和全面的安理会改革,最适当的做法是扩大传统两年任期的当选成员类别,并增设一个新的拥有更长任期并可能立即连选连任的非常任席位类别。引入任期较长的席位将有效回应某些国家在任期内为安理会工作做出更大贡献的正当诉求。与此同时,它将推行一种对于全体会员国都更加公平的轮换制度。这样一种安全理事会模式无疑将向世界每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敞开大门,让它们有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为建设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这样,我们能够加强民主和代表性原则,并确保区域平衡,这是政府间谈判的一个关键方面。

今天,我们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克服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气候变化危机以及新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影响等诸多挑战的同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打算改革的全球治理制度必须以加强整个联合国的能力为基础。正如我们“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各位同事已经提到的那



样，安全理事会不能成为一个沉迷于过去、任其成员孤立地争夺利益的场所，加入安理会的方法也不能与70年前一模一样。相反，它必须成为完全符合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挑战的合作中心。现在是审视过去的结构，特别是憧憬和建设未来的联合国的的时候了。我们有责任应对当前的挑战、满足当前的需求，并为子孙后代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福达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们许多人每年都发言强调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重要性。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中，我们各国政府呼吁我们为讨论注入新的活力，法国充分致力于这一目标。政府间谈判必须促成切实的实质性成果。当进程似乎在原地兜圈子时，它就会失去各国的信任。我们在上届会议中就看到了这种情况。这些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这一意见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我们需要的是开始真正的谈判。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框架。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迅速任命本届会议的共同主席，并向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女士和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现在应该给予他们明确授权。我们继续支持提高辩论透明度的建议。例如，希望这样做的各国和各国家集团的发言可以汇编成册，供自由查阅。最重要的是，同大多数代表团一样，我们认为，谈判应该在一项案文草案的基础上开始。这是一直在我们整个组织系统地使用的熟悉程序，它将使我们避免无休止地重复已经商定的言辞。我们认识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历任共同主席都加倍努力，使有用的文件得以通过。在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弗罗内茨卡大使和阿勒萨尼大使提交了一份2019年趋同和分歧要点的摘要。该摘要与2015年框架文件一道，构成了我们讨论的基础。现在的目标是整合出一份文件。

关于改革本身，法国的立场是一贯的而且众所周知。我们希望安理会考虑到新大国的兴起，这些新大国有意愿和能力承担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并能够按照《联合国宪章》对安理会的

工作做出重大贡献。法国赞成扩大两类理事国数目，因此，我们支持候选国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我们还希望看到非洲国家在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中有更强有力的存在。因此，扩大后的安理会可以有多达25个成员国。这种扩大将使安全理事会在当今世界更具代表性，并在保存其行政和业务性质的同时加强其权威。

关于否决权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极其敏感，应该由要求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自己决定。在这个问题上，目标仍然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要加强安理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要提高其充分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能力。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法国在几年前提议，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应在出现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自愿并集体暂停使用其否决权。这一自愿的步骤不需要修改《宪章》，而是需要常任理事国的政治承诺。该倡议是我们与墨西哥联合发起的，现在得到了105个国家的支持。我们呼吁所有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支持它，以便我们能够迅速达到象征性的大会三分之二成员的基准。我们还重申，我们希望继续与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讨论这一提议。

**雷耶斯·埃尔南德斯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内瑞拉代表团谨感谢主席召开本次关于议程项目123的年度全体会议。我们致力于努力改革安全理事会，并继续坚信政府间谈判在寻求平衡、使我们能够就这一重要问题达成共识方面的核心作用。我们强调委内瑞拉随时准备并愿意实现这一目标。

以得到各方共识的包容、透明的对话为基础，在政府间谈判框架内进行讨论，能够促成一项得到会员国共同支持的全面解决办法，从而巩固安全理事会的席位公平分配并增加其成员数目。我们应该指出，尽管各国在这场需要达成共同立场和妥协精神的复杂辩论中作出了努力，但仍然没有达成使我们能够继续讨论更具体问题的普遍或协商一致意见。因此，将行动方向转向基于文本的谈判或强加

人为的最后期限可能会适得其反，并损害迄今取得的进展。

我们重申包容和各国法律平等原则应是指导谈判进程的多边主义的关键要素，以及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上取得成果。

委内瑞拉支持非洲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享有充分代表权的正当愿望。非洲占联合国会员国的四分之一以上，多年来一直是安理会70%工作的主题。在安全理事会框架内处理的冲突通常对非洲国家的影响最大，正因为如此，非洲国家应在安理会有充分的代表。政府间谈判框架内的讨论再次表明，必须加倍努力纠正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持续历史不平衡，以增加非洲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

最后，我们仍然认为，需要全面有效地推进政府间谈判的工作，以期使安全理事会更具代表性，并赋予它应对国际社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面临挑战的新能力。

**托奇克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联合国有效开展工作的关键是有一个能够满足我们时代需求的有效的安全理事会。白俄罗斯支持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进行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对话。大会中的政府间谈判这种形式是此种广泛共识的保证，也是讨论改革参数的唯一合法工具。任何将尚未商定的改变引入政府间谈判模式的提议或从这一普遍公认的框架中完全取消对话的提议都将导致僵局。

我们支持确保各国遵守这一轮政府间谈判的明确商定条款和时间表。我们认为，无限期延长年度会议或任意增加会议次数无助于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各国在处理改革参数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拟议的组合得到任何切实支持，所以我们应前后一致地逐步推进改革。改革应考虑到每个国家的需求，并应具有包容性，以对话和对共同目标的共同理解为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忽视透明和公开原则的余地。我们要再次指出，考虑到谈判进程的结果仍未形成，谈论开始所

谓的基于文本的谈判还为时过早。这样做既没有程序性理由，也没有实质性理由。作为东欧国家集团成员，白俄罗斯支持为该集团至少增加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构想。

关于扩大安全理事会的讨论是一个成员自主和驱动的进程。它毫无例外地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利益。这意味着无视协商一致原则等于是对各国的歧视，我们不能允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绝不能危及联合国运作的基础。

**格拉·塔马约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谨祝贺丹麦和卡塔尔常驻代表被任命为本届会议期间的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在目前有关安全理事会进行必要改革的意见交流中，我们支持他们的工作。

正如我们在以前的讨论中所说，必须按照第62/557号决定的规定，通过详细讨论该进程的五个关键问题，全面处理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以期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我们认为，为了在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框架内取得进展，我们必须继续在以往谈判期间的广泛讨论迄今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开展工作，这些讨论表明了会员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表明我们在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好的安全理事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我国代表团重申，一个更加有效、民主、透明和有代表性的安全理事会将包括：透明的非正式谈判；正式通过仍然只是临时性的安理会规则；公布安理会非正式磋商记录，此种磋商应是例外，而不是常规；以及一份详尽的分析性年度报告等。我们继续支持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以便纠正本组织中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问题。

古巴一直反对否决权。然而，如果不取消否决权，常任理事国类别中设立的新席位就应拥有与目前席位完全相同的特权和权利，包括否决权。我们不赞成设立新理事国类别或子类别，因为我们认为，那样做将加深现有分歧，并在安理会内部造成

分裂。我们继续强调并重申,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停止干预超出其职权范围的事务,特别是大会授权范围内的事务。

我们希望在政府间谈判框架内继续就这一相关问题进行辩论,以缩小目前所有会员国立场之间的差距。正是它们应该以包容和参与的方式领导这一进程,以便取得基于协商一致的预期结果。

**奇吉雅利夫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会议。我与其他人一道,对波兰前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在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作为共同主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我们还赞赏迅速任命共同主席领导本届会议这一进程,并祝贺阿勒萨尼女士和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分别获得再次任命和任命。我们感谢他们接受这项重要任务。

我国代表团赞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代表罗恩塔·金女士代表L.69集团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同时,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我们希望看到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胜任在焕然一新的联合国系统内应对当今的挑战,并且能够响应哪怕最小的成员的需求。我们共同有机会改革整个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这些1940年代建立的机构,以便它们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恰当的作用。

对我国代表团而言,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议题颇为重要。作为一个代表团规模不大的小国,我们要再次呼吁必须改进政府间谈判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在文件编制和记录保存方面,因为这对提高该进程的效率和透明度至关重要。我们同前面的许多发言者一样,也强调责任归属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我们若都赞同这些措施,就能朝着实现我们各国领导人希望我们实现的目标的方向取得进展。

**图多尔-贝兹斯女士**(加拿大)(以英语发言):首先,加拿大要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会议。我们欢迎

本次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重要年度辩论会,并期待下一轮政府间谈判。我谨祝贺阿勒亚·阿勒萨尼和马丁·赫尔曼两位大使被任命为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并向他们保证,加拿大将在整个进程中给予全力支持与合作。

加拿大自豪地成为“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成员。我完全赞同意大利的马萨里大使昨天代表该集团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他非常清楚地解释了我的集团如何致力于基于共识、透明度和包容性的改革进程,专注于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效力。

(以法语发言)

“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提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我们顾及了多轮谈判中其他会员国和集团的立场。鉴于安全理事会改革至关重要,加拿大将继续竭尽全力达成尽可能最广泛的共识。改革势在必行,也将需要持久努力。众多会员国的愿望和合理预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国家利益和各项根本原则对于确保安理会具有代表性、责任感、民主性、透明度和有效性也至关重要。

(以英语发言)

加拿大将继续与非洲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小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及跨区域集团共同努力,以期扩大它们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权。我们认识到,非洲在历史上受到的待遇特别不公,改革必须虑及非洲的情况。但是,这不仅仅事关安理会的规模和形式。它的方法和否决权问题以及非常任理事国的更长任期都是有待审议的内容,我们也必须争取就这些内容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

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应该更好地为各方服务,这要求我们都支持以一种符合我们各方利益、而不仅仅是小团体成员利益的方式进行改革。6月份决定继续开展政府间谈判进程,这是正确之举。尽管在最后时刻出现一些挑战,我们会员国仍得以达成共识。尽管协商一致本身并非一个目标,但它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集体意愿和广为认可的政治要务,那就是要改革安理会。



如我国代表团以前所言，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必须通过修订《联合国宪章》来实现。这将需要一个政府间进程和数十个国家进程，因为修改《宪章》将需要会员国的批准，在许多情况下，这涉及政府行动和公众监督。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向各国政府提交的安理会改革提案是可能的最佳提案，并符合我们对一项新的社会契约和多边体系的承诺，正如秘书长在《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中所提建议所概述的那样，这种多边体系要接受其理应服务的民众的问责。这不仅仅事关查明我们面临的挑战。加拿大力图确保改革进程更加包容各利益攸关方，包括代表最弱势群体的利益攸关方。作为我们审议工作的一部分，会员国应确保切实与青年、政府、议会、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外联，以便他们在这一进程中也有发言权。

在审议我们关于改革安全理事会的谈判时，我们应该牢记最后但至关重要的两点。首先，安理会的工作得以改进，效力得到提高，均是其当选成员使然。这些成员无论单独还是作为一个群体在多种问题上取得重要成果，比如：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制裁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保护平民、包括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议程，以及联合国与包括非洲联盟在内的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这些成果并不是常任理事国取得的。其次，应该取消否决权，并在取消之前加以限制。加拿大是法国-墨西哥倡议的签署国，支持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在暴行罪和灭绝种族罪情况下限制否决权的行为守则。为了给世界人民提供最佳服务，特别是保护所有平民，会员国不能容许增加否决权。

**利亚诺夫人(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们要感谢主席召开本次重要会议，讨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

尼加拉瓜赞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代表罗恩塔·金大使代表L.69集团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

联合国未能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广泛目标。有鉴于此，我们亟须呼吁重建联合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进行必要的变革，以使联合国能够为人类的利益服务。在当前疫情和人类遭受苦难的时期，正如尼加拉瓜牧师兼大使米格尔·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在2008年担任大会主席期间呼吁的那样，一个有效和具有代表性的安全理事会至关重要，整个联合国的改革也是如此。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改革安全理事会，确保其组成和职能反映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的现状。

《非洲共同立场》显然得到我们非洲姐妹和兄弟的压倒性支持，这令人振奋。如主席和大会所知，我们一贯赞同这种支持，随着每届会议的召开，这种支持不断增多。尼加拉瓜认为，正如《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述，必须倾听非洲的声音，并满足非洲追求公正的愿望。

我们还重申，我们声援和支持我们在加勒比共同体、小岛屿国家和阿拉伯国家集团的兄弟对这些改革的愿望和渴望。我们相信主席在这一进程中的领导作用，他可以指望尼加拉瓜承诺建设性地参与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我们重申，安全理事会必须具有包容性、透明度和民主性，以便使安理会能够履行其任务，并确立一个合法的改革进程。

**韦纳韦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  
我们谨感谢政府间谈判新任共同主席卡塔尔常驻代表和丹麦常驻代表承担起他们艰巨的任务。列支敦士登将在谈判中发出建设性的声音，并将支持他们的努力。政府间谈判的地位和权威最终取决于主要利益攸关方是否愿意做出有意义的妥协并在谈判中表现出灵活性。谈判还应决定我们对已经进行了太多年的该进程未来的看法。

关于扩大问题，几年前，列支敦士登提出了一个中间模式，即国家拥有长期可延长的席位，但没有额外的否决权。这种中间模式有可能更好地代表当今地缘政治现实以及联合国目前的成员组成。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一些地区，特别是非洲，在安全理

事会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而我们自己地区的代表性仍然过高。鉴于现有否决权对安理会工作的持续有害影响，我们看不出增加新的否决权如何能被视为有益于安理会的效力。与此同时，我们同意，选择更多国家担任常任理事国会有助于在安全理事会建立更健康的权力平衡。

仅仅扩大不会带来有意义的安理会改革。安理会改革必须包括就否决权的使用达成协议。为此已经提出了积极倡议，我们特别要强调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大规模暴行的行为守则。共有122个大会成员加入了该行为守则，其中10个是安全理事会现任成员，两个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然而，近年来使用和威胁使用否决权的情况有所增加。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建立问责机制。特别是，我们认为，在不影响可能结果的情况下，每次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时，大会都应自动召开会议。这意味着大会可以就一项成果达成一致并予以通过，也可以选择这样做。

最后，安全理事会也需要紧急接受新的安全模式。疫情清楚地表明，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更多不安全。气候变化的挑战对和平构成威胁，尤其对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但更广泛地说，安理会必须将人类和人民的安全置于其工作中心，以便指导我们走向安全和有保障的未来。

**伊吉尔女士（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同塞拉利昂常驻代表和科威特常驻代表分别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和阿拉伯国家集团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

首先，我谨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和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先生被任命为本届会议安全理事会改革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并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整个进程中给予全力支持与合作。

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以坚持奉行充满活力和有效的多边主义，同时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重申

本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快速变化的世界的现实。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对联合国系统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以使安全理事会更具代表性，更能应对当今对和平与安全的挑战。尽管存在分歧，但至关重要的是继续集体参与，为实行可能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政治接受的全面改革而努力。

为此，我国代表团致力于安全理事会的有意义改革，并继续充分致力于《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支持的非洲共同立场。现在是确保非洲在安全理事会享有充分代表性的时候了。只要非洲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类别中没有代表性，在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中代表性不足，非洲就继续忍受历史不公。必须按照非洲大陆的正当要求纠正这种不公正现象，给予非洲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两个额外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只要否决权存在，就必须根据公平和主权平等的原则将否决权扩大到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在这一方面，我们对《非洲共同立场》继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感到鼓舞，该立场现已得到大会的广泛承认。我们赞赏这一支持正确地反映在上届会议共同主席关于共同点与分歧的要点文件中。在这一方面，我应该强调，《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均为《非洲共同立场》的支柱，应该在任何成果文件中集体提及，因为它们都同样反映了非洲纠正其遭遇的历史不公的正当愿望。

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会议应该是一个保持势头、维护迄今取得的成果以及解决与该进程有关的一些最棘手问题的机会。为此，我们申明政府间谈判作为推进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上的集体努力的唯一合法谈判论坛的相关性，其包括五个主要群组，并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任何分列或选择性的方法都可能危及全面改革的最终目标。2015年7月31日散发的框架文件同样重要，仍然对非洲具有特别的实际意义，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在所有五类问题上完整的非洲共同立场。

最后, 我们想要强调, 必须在已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才能实现我们各国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表达的愿景——让安全理事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更民主、更有效、更合法和更容易接近。作为非洲联盟十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的成员, 阿尔及利亚随时准备建设性参与政府间谈判进程。只有正视问题的决心, 才能让我们大家一起拥有最终实现安全理事会改革所需的政治意愿。

**马洛夫尔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 我要感谢主席组织本次重要的年度辩论会, 并借此机会感谢大会上届会议期间政府间谈判的两位共同主席, 即波兰前常驻代表和卡塔尔常驻代表。上届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点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会员国的一些立场和提案, 尽管进展非常有限。在这方面, 我们欢迎两位前共同主席在4月29日向大会散发的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以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的意见趋同和分歧的要点文件。

我们还欢迎任命卡塔尔和丹麦常驻代表担任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的两位共同主席, 并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我们认为, 辩论安全理事会改革这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本组织有适应世界发展的能力, 也有与时俱进的必要性。我们必须让安理会更具代表性, 更能反映国际社会的现实, 更负责任、更透明和更有效。我们还需要关注如何以最佳方式调整其工作方法。不过, 在没有取得实际进展的情况下讨论改革可能会危及政府间谈判乃至联合国的信誉。我将着重谈谈对斯洛文尼亚重要的四个关键领域。

首先, 关于政府间谈判进程, 我们认为, 谈判应该尽可能高效、有效和注重结果。而不是每届会议都几乎从头开始, 我们应该考虑让它们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每届新的会议都是上届会议的延续, 从而避免经常重复辩论和发言。另一个提高效率的办法是在单个文件以及一些适当的提案的基础上开始文本谈判。还可通过适用大会议事规则的方式, 让这一进程更加透明和公开, 以便保存讨论记录。

这样也将有助于减少重复, 就像保存大会每年辩论的逐字记录一样对我们非常重要。

第二, 关于代表性问题, 让安理会更具代表性仍是我们讨论的核心。我们同意一些集团存在代表权不足的观点, 在这方面, 我们呼吁给予东欧国家集团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其成员数量在过去30年里增加了两倍。与此同时, 斯洛文尼亚也特别支持非洲及其在安理会增加席位的要求。另外, 发展中小国也应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第三, 关于使用否决权问题, 我们认为, 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负有重大责任, 不应滥用否决权, 也不应逃避采取积极行动的承诺, 特别是在迫切需要时。作为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一员, 斯洛文尼亚主张本集团关于在安全理事会针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行动中使用否决权的行为守则。共有122个国家已经加入这一重要的行为守则, 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也这么做。斯洛文尼亚还支持有关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否决权的倡议。

最后, 关于安理会的成员类别问题, 我们支持两个类别都要扩大, 并欢迎讨论可以采取哪些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斯洛文尼亚期待着积极参加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进一步讨论, 并希望我们将会获得足够大的动力, 引导我们取得更实际的进展。

**基斯利茨亚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 乌克兰代表团感谢主席召开本次辩论会, 感谢他愿意确保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得到必要的支持。在新一轮政府间谈判之前, 我谨重申乌克兰代表团认为对确保这一努力取得进展十分重要的几点意见。

首先,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雄心, 打破年复一年重复我们各自立场的恶性循环, 不然, 唯一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是弄出一份最新的意见趋同和分歧清单, 虽然这在评估我们的现状方面非常有用, 但在弥合我们的立场分歧方面却无济于事。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点。我们如果启动文本谈判, 就可以为取得进展找到新的途径。这一步骤



将为谈判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加强其以结果为导向的性质。有雄心也意味着要确保我们在会议结束时的决定要超越技术延期的范围。在这方面，大会在今年6月份试图就此做决定的讨论（见A/75/PV.84）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要想确保今后这种尝试取得成功，就必须为起草案文分配更多的时间并让会员国在大会决定中拥有更广泛的自主权，这一点似乎至关重要。

第三，我们认为，旨在作为谈判基础的文本应该适当反映所有立场和提案，并将无异议提案作为谈判的共同基础。

第四，加强东欧国家集团在安理会的代表权就是没有受到质疑的提案之一。乌克兰认为，在当选理事国类别中为本集团增加一个席位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想强调，本集团仍是拥有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最少的区域之一，23个会员国只有一个席位。

最后，我国将继续坚持重新审议否决权在安全理事会工作中的作用问题。要想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安理会审议常任理事国作为冲突当事方直接参与的局势时，常任理事国享有行使否决权的特权绝对不合适。因此，乌克兰代表团坚决支持旨在限制使用否决权的所有倡议。我们认为，限制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的合法理由应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情况以及常任理事国参与其中和因为利益冲突而无法公正投票的冲突和局势。

自签署以来，《联合国宪章》已经过五次修正，以反映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引人注目的是，尽管21世纪的世界无法与最后一项修正案获得批准时的1973年的世界相比，但修正进程在48年前就停止了。世界版图发生了巨变，像苏联这样的人为实体现在已经成为过去。这些实体虽然已经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但仍然存在《宪章》中，正如我们在阅读《宪章》时所看到的那样。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宪章》目前的措辞无论在事实上或法律上都没有反映当今世界。同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一

看地图，然后再看一看《宪章》。甚至秘书处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其出版物中使用《宪章》现有文本中没有的措辞。我们可以在安全理事会的网站上看到，因为会员国还没有就这些修改达成一致。我们虽然为谈判设立了不同类别的问题，但未能就谈判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是时候这样做了。

最后，我谨重申，乌克兰代表团愿意建设性地参与处理手头的所有问题，以确保朝着我们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共同目标取得进展。

**伊姆纳泽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与各位同事一道，向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波兰前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表示感谢。我也赞扬阿勒萨尼大使在第七十六届会议上承担这一重要任务，这次是与我们的同事、丹麦的马丁·比勒·赫尔曼大使一起。我向他们两人表示祝贺，祝愿他们成功开展工作，并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合作。

通过《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我们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为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注入了新的活力。6月份的第75/569号延期决定重申了这一承诺，秘书长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也提到了这一点。因此，现在要靠大会堂里在座的我们来看手拿出早该产生的成果了。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根据联合国惯例，启动基于文本的谈判。前共同主席的要点文件以及其他过去的文件，包括第六十九届会议的2015年框架文件，完全可以成为基于案文的谈判的起点。

格鲁吉亚一贯支持安全理事会公平代表性和增加成员数目方面的改革，我们多年来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不过，请允许我再次重申这些立场。我们支持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类别，这将提高安理会的合法性、权威和公信力。我们的特别优先事项是为东欧国家集团增设席位，从而使安理会享有更大的区域代表权和平等。与此同时，我们支持根据《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为非洲国家集团

分配更多席位。我们主张让小国参与决策,以确保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更明确地反映在国际安全架构的核心之中。

有意义的改革还应意味着通过限制否决权来改革否决权的使用。《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在一系列具体的重要决定中,“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我们认为,当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旨在防止危害人类罪、战争罪、族裔清洗、种族灭绝或某一成员卷入冲突,因而不能公正行使否决权时,否决权应该受到限制。在这方面,我们自己有过的亲身经历。因此,我们完全支持法国和墨西哥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使用否决权的政治声明,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安全理事会就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采取行动的行为守则。

最后,安理会的工作必须更加公开,才能以更加透明和民主的方式进行议事,从而更好地向大会负起责任。

**马纳洛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丹麦和卡塔尔常驻代表被任命为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

今年谈判的目标是“为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这非常及时,因为尽管过去了几十年时间,地缘政治也有了相应的重大发展,但安全理事会仍然是一个在代表性和工作方法方面需要改革的机构。在这方面,我想简要强调以下内容,我们已经在若干场合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些内容。

第一,菲律宾支持扩大安理会,将成员数目增加到27个。第二,我们坚信,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至关重要。安理会应力求让非成员更广泛地参与其决策过程,提高透明度和更好地向非成员负责。鉴于安理会的议事规则本质上是暂行的,它们不可预测,也不透明。因此,要使这些议事规则更可预测和更加透明,就需要我们商定在具体情况下采取的具体行动。

第二,关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关系,许多代表团一贯呼吁安理会、大会及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之间更经常性地协调和互动,同时尊重各个机构各自的职能和任务授权。

第三,这项工作的结果应该是就安全理事会改革达成一揽子协议,其中包括关于增加成员数目和工作方法的内容。换言之,任何最终协议都应涵盖所有五大类问题。

最后,我们支持政府间谈判进程,但我们需要考虑改进工作成果的呈现形式,以便让大家感到更大的动能,甚至是进展。例如,明年关于趋同领域的讨论可以在先前政府间谈判讨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以便为今后的谈判讨论提供动力和方向。

**法菲尔德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热烈欢迎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再次获任第七十六届会议政府间谈判进程共同主席。她的再次获任将使两届会议保持重要的连续性。我也谨祝贺丹麦同事马丁·赫尔曼大使获任下届会议共同主席。

我们的卡塔尔和丹麦同事在联合国系统面临紧要关头之际主持政府间谈判进程。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中,所有会员国都同意为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宣言》发表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处于十字路口。我们一道面临新的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从技术的迅猛进步及其造成的破坏到前所未有的安全、经济和健康挑战,如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挑战只能通过有效且有代表性的联合国架构来应对。

就澳大利亚而言,我们继续支持在发展、人权以及和平与安全这三大支柱领域进行真正的改革,以确保联合国适合其宗旨、有效、公开、透明并对所有会员国负责。COVID-19大流行表明,国际和多边合作在确定前进道路和确保可持续共同复苏方面是多么重要。它还非常清楚地表明,各机构之间迫切需要进行协调,以应对各种史无前例或现有的

全球性挑战。安全理事会依然是我们全球架构的核心部分。鉴于安理会是唯一有权作出对会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的联合国机构,将当前的改革进行下去对于确保安理会继续有能力发挥其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守护者的主要作用至关重要。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澳大利亚继续倡导从三个方面改革安全理事会。

第一,安理会需要增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性,更好地反映当代地缘政治现实。第二,它需要更好地接受会员国的问责。必须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包括更好地与大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其他伙伴机构协调;确保在整个联合国系统更多地使用一致的分析信息;以及更好地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协商。第三,应当就否决权的使用制定更好的标准,使否决权的使用变得更透明、更有限。

尽管进行了多年的讨论,但安全理事会改革进展缓慢。我们再次敦促各方转向基于文本的谈判,这将有助于形成实现变革所需的势头。我们还应该努力使政府间谈判成为一个适用大会议事规则的更加公开、透明的进程。改革联合国机构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全面的实质性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但显然大家都希望取得切实进展。澳大利亚重申致力于同所有会员国一道努力改革安全理事会,使其能够更好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能在一个日益复杂和充满争议的世界有效应对各种新出现的全球性挑战。

**查尔努奇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我们谨感谢主席召开本次全体辩论,讨论一个许多代表团都非常感兴趣的议题,并感谢他在推进安全理事会改革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我们要衷心感谢第七十五届会议政府间谈判进程的共同主席——波兰共和国前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里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恪尽职守,辛勤工作。我们也谨祝贺阿勒萨尼大使获留任,祝贺丹麦的马丁·比勒·赫尔曼大使获任本届会议共同主席。我们期待与他们合作。

当我们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后反思联合国的工作时,安全理事会改革必须成为这些反思的组成部分,以确保本组织适于应对21世纪的挑战。所有会员国显然在原则上都同意如下基本构想:即有必要改革联合国,使本组织变得更强大,更能顺应其所服务的人民的心声。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联合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斯洛伐克继续致力于取得成果,增强安理会的代表性、效率和透明度。

《纪念联合国75周年宣言》通过至今已有一年,所有会员国都应根据秘书长最近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执行这两份文件中所载的原则和建议。这尤其意味着为联合国注入新的活力并对其进行适当改革。我谨指出,自安全理事会的实质性改革首次列入大会议程以来,已过去40多年时间。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代表团一道,呼吁启动基于案文的谈判,这将赋予政府间谈判实质性意义并加速这一进程。在这方面,第62/557号决定概述的五个关键改革问题依然是我们开展政府间谈判工作的指导原则。

我国代表团对审查安全理事会成员组成的立场是一贯的、有案可查的。我们支持扩大两类成员构成,并呼吁把成员数目增至不超过25个,同时遵守地域平衡原则。原则上,安理会新成员应与现任成员承担同样的责任和义务。我强调,改革后的安理会应当为东欧国家集团增加一个非常任成员席位。

通过提高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也可以取得很多成就。出于这一原因,我们鼓励充分执行主席说明S/2017/507。我们还欢迎采取积极举措,以改善安理会与大会、秘书处和建设和平委员会等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关系,并改善安理会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其他此类组织的互动和对话。最后,我国代表团期待参与公开、透明、包容和注重成果的谈判,以期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推进这一进程。



**穆萨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召开本次重要辩论。我们欢迎卡塔尔国和丹麦常驻代表获任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并期待在本届会议期间与他们合作。

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符合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这是因为世界以及安全理事会职能面临严重威胁和挑战，而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会员国赋予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代表它们行事的首要责任。

普遍的看法是，安全理事会需要改革，以反映目前现实，并变得更具代表性、更加民主、透明、负责和有效。根据大会第62/557号决定，政府间谈判是努力实现得到会员国尽可能广泛政治接受的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最适当平台。所有五个关键问题都密切相关，谈判理应基于以下原则：在就所有五个关键问题达成协议之前，任何协议都未达成。然而，关于安理会改革，特别是关于成员类别、否决权问题和区域代表性，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意见。

尽管会员国在实质性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和分歧，但它们仍可以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其方法是聚焦趋同领域，尤其是增加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小国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以及加强安理会与大会之间的关系和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在保持安理会业务有效运作的同时，平衡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会有助于增强安理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条件是这一增加应基于公平和均衡的地域分配。在这方面，作为全面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一部分，在不妨碍就关于成员类别和其他群组的剩余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下，增加所有会员国都接受的一个类别成员数目，甚至设立有可能立即再次当选的任期更长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都可能有助于推进这一改革进程。

否决权问题是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关键内容之一。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会员国讨论的各种备选方案。必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首先探讨否决权是否以及如何阻碍安理会的有效运作，特别是就严重

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行为而言。此外，联合国各主要机关根据各自任务授权密切合作和协调，对于使联合国能够有效应对现有的、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和挑战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改革应由广大会员国通过开放、包容和透明的政府间谈判来决定，并应考虑到所有会员国的立场和关切。我们期待在谈判过程中秉持诚信，本着灵活、建设性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在已经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取得更多进展。

**沃尔希洛夫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见A/76/PV.33）。我要感谢政府间谈判前共同主席在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领导大会进行安全理事会改革谈判。同时，我还要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和丹麦常驻代表马丁·比勒·赫尔曼大使分别被再次任命和任命为目前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

我国代表团赞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代表罗恩塔·金大使以L.69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并愿以本国名义补充几点意见。

必须继续公正和均衡地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和非常任两个类别理事国席位数目。我们赞成增加两个类别成员数目的立场基于《联合国宪章》所概述的安理会组成、当代现实的影响以及公正和平等原则，以期确保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无代表和代表性不足的区域集团中国家的代表性。

否决权的行使应限于同《宪章》第七章有关的决定，以期逐步和彻底取消否决权。只要否决权存在，就应将它赋予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类别中的所有新成员，这些新成员应享有该类别成员的所有权力和特权，包括否决权。我们极为重视确保公平地域分配，强调必须增加无代表和代表性不足集团的代表性。必须适当考虑让所有区域，特别是无代表或代表性不足的区域，在两个成员类别中都拥有充分的代表性。解决办法须公平和公正。

蒙古国认为,安全理事会召开公开辩论会,让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包括受安理会决定影响的国家以及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参加,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反对安理会的一个现行做法,即举行不发会议记录的非公开会议。我们敦促准许非成员国查阅这些会议的文件和记录,包括安理会附属机构的文件和记录,并让这些国家参加辩论。

安全理事会还应加强与秘书处以及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工作关系,并与大会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做法包括举行定期磋商,并在其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对其工作进行分析性、实质性和全面的评价。安理会还应更频繁地向大会提交特别报告。

最后,我国代表团致力于建设性地参加持续的谈判,以推进这一旨在建立一个反映我们不断变化世界现实的更具代表性、更民主和有效的安全理事会的进程。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夫人(圭亚那)(以英语发言):**圭亚那完全赞同牙买加常驻代表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代表分别以加勒比共同体名义和L.69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

我们感谢主席召开本次年度辩论会,并感谢他为推进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所作的宝贵努力。圭亚那还同其他国家一道祝贺卡塔尔的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和丹麦的马丁·比勒·赫尔曼大使分别被再次任命和任命为本届会议期间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我们感谢他们接受这一重任,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会全力支持他们履行其任务授权。

自圭亚那和其他九个会员国首次呼吁将安全理事会改革列入大会议程以来,四十二年过去了。谁能想象,当时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安全理事会在代表联合国不断增多的会员国方面做到更加灵敏、公平和平衡?

42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发出同样的呼吁。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得更好。大会已对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进行了29年的结构化审议,并进行了12年

的政府间谈判。我们听到了关于改革必要性以及确定改革实施的各种模式的许多发言、立场和观点。已经取得一些微小的进展,但我们仍远未实现一个更民主、更具代表性和更负责任的安全理事会的目标。

现在需要的是所有会员国的政治意愿和承诺,优先重视政府间谈判进程,并集中精力取得更多的可落实成果。我们应当使政府间进程正常化,并适用大会议事规则。对政府间谈判会议进行记录和网播将有助于提高该进程的公开性、包容性和透明度。此外,就作为我们谈判审议基础的单一案文达成一致是该进程可信度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圭亚那支持呼吁下一轮政府间谈判侧重于改进共同主席关于共同点和分歧的要点文件,以确保该文件充分反映会员国的立场,并可作为寻求共同点向前迈进的基础。在这方面,本着透明的精神,圭亚那强调必须回应会员国的明确愿望,并避免在今后对文件的修订中排除某些意见。

作出正确的决定无须选择时机。即将举行的新一轮政府间谈判提供又一次机会,来为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并取得更具体成果。圭亚那继续主张增加两个类别的成员并保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席位。我们认为,鉴于其独特经验,该小组可以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考虑到气候变化等新出现的非传统威胁。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并致力于与共同召集人和各国代表团合作,推进这一进程,并确保我们的安全理事会完全有能力应对当今全球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挑战。

**盖先生(柬埔寨)(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主席召开本次全体会议,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我也要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萨尼大使和丹麦常驻代表赫尔曼大使被任命为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并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予以全力支持与合作。我还要感谢前任共同主席对这一进程的贡献。

柬埔寨坚决支持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体制。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改革符合无论大小的所有会员国的利益。因此，应当以包容所有会员国的所有建议的方式来开展这项工作。在这方面，柬埔寨谨重申其原则立场，即我们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两个类别的成员，但应以确保安理会的效力为前提。应适当考虑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的代表性，以便这些国家的声音能够得到听取，它们关心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处理。

在我们努力取得进一步进展的时候，我们应当侧重于弥合所有改革群组之间的分歧。我们认为，建立共识非常重要，将促成我们旨在成功改革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任何不首先在所有会员国之间达成共识就强行推动基于文本的谈判的企图都将适得其反，阻碍谈判进程。最后，我国代表团强调，根据大会第62/557号决定，政府间谈判应该是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进行讨论和谈判的主要机制。我们反对为谈判中的改革建立单独平台的任何企图，因为我们认为那是分裂成员的做法。

**Kayobosi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主席并赞赏他今天召开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的辩论会。乌干达也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和丹麦常驻代表分别被再次任命和任命为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并向他们保证，乌干达将全力支持推进改革进程。

首先，乌干达赞同塞拉利昂常驻代表、非洲联盟十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协调员哈吉·范达伊·图雷大使代表非洲国家集团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并谨从本国的角度补充几点意见。

我们强调必须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同时考虑到正在审议的五个专题群组的相互关联性。因此，乌干达反对任何零敲碎打或选择性的做法，因为那样做违背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的全面改革精神。

乌干达重申《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概述的《非洲共同立场》。非洲在安全理事会

的充分代表性意味着拥有至少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享有常任理事国的所有特权，包括否决权——如果保留否决权的话。在这方面，乌干达强调必须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两个类别的成员，并反对任何旨在设立其他成员类别的建议，因为那样做显然会损害非洲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我国代表团赞赏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对《非洲共同立场》的大力和广泛支持，并欣见前任共同主席在其要点文件关于共同点一节中反映出这种广泛支持，该节指出：

“会员国普遍确认并广泛支持非洲在全球舞台上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正当愿望，包括增加其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这反映在非洲联盟通过的《埃祖尔韦尼共识》中。”

乌干达重申大力支持2015年框架文件，视之为反映整个非洲共同立场以及所有五个专题群组的政府间谈判主要参考文件。因此，乌干达赞赏将框架文件与共同主席的要点文件一起提交给本届会议审议。

乌干达重申其对政府间谈判进程的坚定承诺，并重申第62/557号决定建立的谈判仍然是审议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合法和适当机制。我国代表团还要重申，在会员国就正在审议的所有五个专题群组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之前，呼吁启动基于案文的谈判还为时过早。此外，作为十国集团成员，我们没有得到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这种授权。乌干达期待继续全力支持共同主席，并与所有会员国一起推动这一进程。

**Ben Zitun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主持关于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123的本次会议。我还要祝贺丹麦常驻代表马丁·赫尔曼大使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分别被任命和再次任命为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



我国代表团赞同塞拉利昂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名义所作的介绍关于这个问题的《非洲共同立场》的发言,以及科威特代表以阿拉伯国家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6/PV.33)。

在上届会议期间因冠状病毒病和随后为保护生命和遏制疫情传播而采取措施而面临举行会议的问题之后,我们现在希望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启动一个严肃谈判新阶段,以实现政府间谈判的预期目标,从而导致安理会工作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些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本组织崇高目标的紧急谈判。我国代表团还要感谢所有为先前谈判做出贡献者,包括各代表团、共同主席以及秘书处工作人员。

《联合国宪章》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制定国际法准则及促进预防性和威慑性外交来管理国家间关系,以防止因国家行为而产生的危机、战争和灾难,而预防性和威慑性外交主要建立在所有会员国愿意根据联合国原则真诚行事的基础上。

近几十年来,世界出现了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截然不同的新事态发展。它们要求我们在需要改革安全理事会的新情况下采取重要和必要的措施,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关,其任务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必须聚焦改革进程的所有五个方面,包括公平地域代表性,特别是在非洲大陆。非洲大陆有54个联合国会员国,却从未在安理会享有公平代表性,尽管安理会议程的70%以上与非洲问题有关。我们强调,现在是所有会员国结束对非洲大陆的这一历史不公并承认其要求是正当、现实和适当适用的时候了。非洲大陆在许多场合表达了这些要求,非洲国家在这些场合表达了如《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中所概述的《非洲共同立场》。《非洲共同立场》呼吁非洲在安全理事会中获得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享有所有附带特权包括否决权,以及获得两个额外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我国代表团欢迎大会成员决定继续进行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进程。我们必须努力

相互理解,使我们能够在实现改革进程的预期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尽管事实上我们已经就某些问题达成一致并达成了一些共同点,但早就应该在实现预期目标方面取得进展了。我国代表团还要强调,必须开始严肃谈判,解决改革安理会的迫切需要,以便我们能够以透明和民主的方式改进其工作方法,这将有助于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并确保所有有关各方参加安理会的每次讨论。

关于这个问题的政府间谈判进程要求我们全面和迅速地审视改革的各个方面。正如大会所知,这只能通过表现出集体意愿来实现,同时铭记各国在安全理事会代表性方面遭受的不公以及安理会工作方法。许多人认为安理会工作方法是不民主的。甚至一些过去曾是非常任理事国的国家也抱怨常任理事国对安理会工作的控制。此外,将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限制为两年任期,使非常任理事国不能在安理会工作中留下印记。我们还认为需要发展安理会与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大会的关系,以便协调这两个机关的工作,并确保它们不侵犯彼此工作,好像它们属于不同组织一样。

最后,我国代表团强调愿意参加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新的政府间谈判。我们希望新一轮谈判将标志着实现我们目标的严肃进程开始。谈判如果成功,将把联合国的这个机关转变成一个有效和能够充分履行其授权的机关。联合国将纠正世界一些地区在代表权方面遭受的历史不公,使安理会能够改变其工作方法,从而能够以更加透明和民主的方式运作。

**西杜莫朗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主席召开今天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重要辩论,他可以指望我们全力支持他实现振兴联合国的愿景。我们相信他将睿智地指导我们,并要祝贺阿里亚·阿勒萨尼大使和马丁·比勒·赫尔曼大使获任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

昨天,大会通过了第76/7号决议。这是一项重要决议,将为履行我们各国领导人在《纪念联合国

成立75周年宣言》中所作的承诺确定行动方向。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这应激励我们以同样方式对待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因为《宣言》还赋予我们这样一个任务，即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

我国立场无实质性改变，所以今天我不再详述，似乎今天在座的几乎所有代表团都有同感。我们都知道各方的共识和分歧何在。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已有三年。今天，我谨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期待大会给予回答。

第一，什么时候是改革的合适时机？当我们继续在纽约这里进行审议时，世界各地的冲突和战争持续不断。它们没有显示出任何会很快缓和的迹象。我们各国人民需要一个能够有效和高效地、尽早而不是拖延采取行动的安全理事会。我国代表团认为，所有会员国都必须表现出更大的政治灵活性，以便逐步使立场趋同。

第二，我们应该从何处、以何种方式着手进行改革？经过多年的审议，我们已找出许多共同点并达成多项共识。例如，增加非常任成员席位可能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改革举措。为了非洲、亚太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我们理应这么做。若要让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就需要在安理会给予他们更大的代表性。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也是非常可行的举措。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共同点入手。与非安理会成员国分享信息，进行接触，可能是一个能凝聚共识的切

实举措。非常任成员在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可受益于同非安理会成员国分享信息，因为这会丰富它们的认识，使其立场有据可依。

最后，我们如何增强疫后复苏的势头？随着我们举行面对面会议的次数开始增多，我们实施改革的责任也越来越大。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必再局限于办公室或住所，也不必局限于视频会议平台。因此，我们的思想和对话是否需要突破一贯的界限？关于适用基于文本的谈判和大会议事规则的讨论日益占据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我们可以考虑探索其他办法，尤其是当我们已回答我刚才提出的前两个问题时。

我没有提出为什么和谁的问题，因为答案很清楚。安全理事会最近作出的大量决定凸显了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和平与安全挑战的严重性，以及安理会在缓解冲突和促进和平方面的关键作用。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充分履行其职责、包容、透明、民主的安理会。我们所有会员国都有责任实现这一改革。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与所有其他代表团合作，在主席充满希望的任期内回答这些问题。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本次会议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我们将于11月24日星期三上午10时在大会堂听取其余发言者的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123的审议。

下午6时05分散会。